

磨盘山旁“木楼上的赵家”

□记者 梁照曾 文/图

“磨盘山旁，新街北头路东这个地方，以前是我家。”10月13日，赵晏指着新街北头施工围挡挡住的地方，感慨道，“木楼以前就在这里，可惜现在永远消失了！”不过，让他欣喜的是，政府在木楼旧址旁边复建了仿古建筑，以恢复南寨历史文化街区“元气”。

赵晏说，小时候别人问他在哪儿住，他一说在磨盘山旁的木楼上住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他的太爷爷从沈丘逃荒来到周口，爷爷是太爷爷在逃荒路上捡来的小男孩，后来爷爷和奶奶成了家，就有了现在的赵家大家庭。

1959年以前，赵家一直在小渡口卖茶、卖蒸馍、卖萝卜丸子汤。赵晏88岁的母亲孙秀荣回忆道，赵家茶馆其实就是一大间“趴趴屋”，茶桌、饭桌摆在街边。当时周口水运业发达，搬运工很多，他们大都在腰间系着一条宽宽的蓝布带子，老远就大声喊：“老赵大大，一碗汤两个馍！”在他们大口喝汤的时候，周口的街巷趣事就随着丸子汤的香气传了出去，传遍沙颍河两岸。

1949年前后，赵家茶馆成为我党干部的落脚点，原因是贫穷的赵家人是可靠群众，另外茶馆是人员密集的地方，便于情报收集。赵晏说，在党的影响下，他的四叔随着刘邓大军南下，成为革命干部。

1959年，周口“老洋桥”南头要修建招待所，赵家茶馆被拆除，赵晏家就搬到了新街北头木楼里。

赵晏说，搬到新街北头木楼后，他们家有了安稳的住所，并且一住就是20多年。

木楼是晚清时代的建筑，上下各4间，共8间，墙壁为实心大砖，足有二尺宽，外墙用江米石灰汁抹缝，屋顶铺小灰瓦，屋脊用各种兽头瓦装饰。二楼有3根一抱粗的横梁，赵晏的哥哥们从下面过都要低头。二楼的地板全是厚厚的木板，正中的窗户是木格窗，冬天糊上窗纸御寒，夏天撕下通风，开窗要用木棍往外撑起窗扇，临窗摆着一张老枣木八仙桌。木楼的临街门面房，中间两间采用榫卯结构，墙壁用木板扣成，两根立柱直通二楼横梁。一楼临街的窗子为六角形，离地很近。

“木楼上的赵家”人口众多，赵晏的父辈弟兄5人，他的堂兄弟有14人。赵晏的奶奶去世前，赵家已经四世同堂，有40多口人。赵晏算了算，在这40多口人中，至少有30人曾在木楼里住过。

赵晏说，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，多亏了奶奶。奶奶是一位睿智的老人，虽以童养媳的身份被赵家收养，但在太爷爷、太奶奶去世后，爷爷属于那种只管卖茶不管家事的“甩手掌柜”，是奶奶撑起了这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。奶奶每周给家人改善一次生活，5毛钱买块有肥有瘦的猪肉，肥肉炼油，油渣存起来炒菜，瘦肉剁成肉沫，配上两大碗萝卜丝，用猪油炒透，做一大锅肉渣面条，让孩子们敞开肚皮吃个够。

赵晏说，他的父亲赵金瀛毕业于当时的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，1953年被分配到淮阳师范学校附小教美术课。他的母亲孙秀荣原籍荥阳，从郑州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也被分配到淮阳师范学校附小教音乐课，于是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。不久，父亲因言惹祸，后又患上肺结核病，被迫辞职回到周口，母亲也调回周口，在当时的文化街小学任教。



赵晏（左）和母亲在看老照片。

为生计所迫，赵晏的父亲在南永兴街路东开了一家美术服务部，靠给别人写写画画挣生活费，成为周口知名人物。1978年，赵晏的父亲被安排到周口市（现川汇区）总工会工作，那时他已经40多岁了。

赵晏说，在木楼里，父亲经常在二楼的枣木方桌上画画、写字。木楼采光不好，他家就从街边电线杆上接一根线拉到木楼里，用的是一只25瓦的灯泡。晚上全家人吃饭时，父亲将灯泡拉到一楼照明，饭后将灯泡拉到二楼，方便写字、画画。睡觉时，父亲再将灯泡挂到床头看书。

有一年，家里没钱过春节，赵晏的父亲出主意，领着家人卖对联。父亲先选好对联，如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等，再让赵晏和堂兄弟分工描摹，然后拿到周边集市上卖。那年春节，他们在枣木方桌上靠写对联卖钱，吃上了一顿肥肉馅饺子。赵晏说，他的手因描摹对联留下冻疮，直到40岁以后才不复发。当时，一个灯泡每月要缴纳1.5元电费，木楼租金一个月为3元。由于新街的邻居们还生活在“煤油灯时代”，“木楼上的赵家”最先用上了电灯泡，成为他们家最扬眉吐气的事儿。

作为媒体人，赵晏退休后正在写一组回忆木楼生活的文章，题目暂定为《木楼记事》。木楼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那就在他的文章里寻找吧！



赵晏展示父亲当年用过的绘画用具。



赵晏（右四）和同学们在南寨历史文化街区忆峥嵘岁月。



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在行动